

阅读是深情地凝视

文/邱华栋

我仔细搜寻了一下,在我的藏书中间,光是译林社出的书,就装满了一个大书柜,我就十分高兴——那些书都是我认真读过的,可不是用来装饰用的。

1989年春天,我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苦于对教材感到老化,因此,一边阅读图书馆里架子上所有的外国文学著作,一边特别留意最新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译本。那一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次被译林社社长李景端先生组织翻译家翻译出版,我是翘首以盼,当即汇款邮购。我记得,一直到1992年的3月开春,武汉大学的樱花是开了谢,谢了开,这套书也是一册接一册地出,整整三个春秋之后,这部7册的煌煌巨著才陆续地到达我的手上,成为一套整齐完备的书,我也前后把这部巨著读了两遍。

1994年,译林社又请萧乾先生夫妇翻译《尤利西斯》,这也是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本号称“天书”的著作,是一块绕不过去的文学巨石,必须要尽快来到中文的世界里,让中文世界的读者领略到它的魅力。《尤利西斯》的翻译和出版也是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出版行动。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了另外一个译本,两个译本的对照阅读是我当时的一大乐事。

通过《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的翻译出版,我觉得这家出版社虽然新虽然小,但是却敢于干大事。后来,我在一家报社当读书版的编辑,就介绍了很多书,尤其是那套《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每出一本,我都会介绍一本。有的是我迫不及待地书店里买下来的。

这套书中,有很多都是填补空白的作品,是开阔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视野的必读作品,迅速缩短了现代外国文学出版的时间差。我印象里,这套书前后出了一百多种,在几年的时间里,就使我和很多中国作家获得了一个关于20世纪西方现当代小说名作的整体印象,功莫大焉。

如今,译林社以小博大,通过了几代负责人的艰苦努力,使译林成为国内出版人文类和外国文学著作译本的重镇,每年都可以看到亮点和大动作。比如,美国文学名著《万有引力之虹》和《小大亨》的翻译出版,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出版行动。这两本书我先后买了好几套送给我的作家同行。这两种书不是那种畅销书,但绝对会是长销书,是填补空白的书。译林社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劲头,我又看到了。

至于《译林》杂志,我也简单说两句。这本杂志前后我也看了很多年,我尤其是喜欢里面的短篇小说和国外作家动态栏目。这些年,《译林》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独特的外国翻译文学的品牌,拥有一个稳定的、巨大的读者群,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她打头的长篇都是通俗类的小说,我不大看,但是,我觉得不能轻易改变她的面貌。眼下,这本杂志越发体现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面貌来,势头也很好。我现在也在办文学杂志,深知办文学杂志之不容易,因此,办杂志也要少折腾,尽量地稳定办刊宗旨,在眼下读者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一般人觉得纸媒书籍前途暗淡的情况下,我却觉得,阅读依旧是一种最重要的和历史、现实与心灵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译林出版社

的对话与交流。网络媒体的海量信息,在我看来,依旧比不过一本薄薄的书的分量重。因为阅读是深情地凝视、是两个人的交流和对话,是焕发人类想象力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视觉图像和网络信息绝对无法替代的功能,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唤起的想象图景都是不一样的,一千个人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就会想象出一千个安娜·卡列尼娜,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书多次被拍摄成电影,但没有一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真正原因。因为文字能够焕发人类基本的想象力。而且,书籍还是很好的收藏品和艺术品,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译林社能够继续存在一百年! ■

我读伊斯梅尔·卡达莱

文/余一鸣

一口气读完了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三部长篇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石头城纪事》《错宴》。这是花城出版社朱燕玲向我推荐的一位作家,生长于阿尔巴尼亚,目前定居法国。说实话,阿尔巴尼亚在我的记忆中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尽管本人也喜爱欧美小说,却对这个国度的作家所知甚少。读完这三部作品,我出乎意料地喜欢上了这个卡达莱。这三部作品中《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受到的赞誉最多,有人认为它是魔幻与现实结合较好的小说,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在小说匆忙了一点的结尾中真相大白。《错宴》使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审判》,融荒谬与真实于一体。

但我最想说的是《石头城纪事》,首先是童年想象的奇特空间。正如人类发展的想象力轨迹一样,科学的发达限制了人类的神话创造,童年的想象力是成人无法到达的境界。纪德在1889年的《日记》中说,真正有趣的是现实通过作家的眼睛所发生的变异。“我”在小说的开头就展现了一个个变幻的“万花筒”世界。那个雨水的夜晚,那个镜片的迷幻,尤其问他读书的姥爷“蚂蚁字”这段,且看这段对话:

“姥爷,你会阅读蚂蚁吗?”
姥爷轻声笑了,接着,他佻着在儿抚摸我的头发。
“不会,我的孩子,蚂蚁是不能阅读的。”

“为什么?蚂蚁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像奥斯曼文字。”
“这只是一种印象。”
“可是我看见过啊!”我最后一次坚持。

人物的对话和动作揭示人物的心理并不难。但是通过对话展示人物对世界的认知思维,在想象和猜疑中折射出人物所处的复杂社会背景,为思维发展和情节演进不动声色地做好铺垫,对写作者来说,这比直接交代要难,要把握准尺度才能达到自然天成,才能使效果如此明显。这样的细节描写小说中比比皆是。你每读一段,都觉得如花儿般的句子扑面,你每掀开一页,总能激发你童年回忆的联想。每个写作者总希望自己的小说每读几行就有一个亮点,每个阅读者总希望每掀开一页就有一盏点亮的灯在照耀,那些灯光排成行,造就了读者和作者心灵交汇的通都大邑。你不得不承认,卡达莱在这篇小说中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是童年视角的客观性。童年视角的叙述有对客观世界的变异,但是这种变异摆脱了成人视角的倾向性,甚至让某些作者急于先行的主题下不了嘴,所以童年视角的蒙昧无知倒有了可信度,与真相的距离感保真了真相。卡达莱对恩维尔·霍查持歌颂姿态,这是读他的大众所周知的,但在这部小说中故意用童年视角掩盖了。当然,掩盖并不是等于不存在了,读者扒开浮土还是能找到它,童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李玉民 译
花城出版社

年视角的掩盖反倒为这件藏品增添了包浆,更有说服力了。当我们读到“我”对纳粹“大飞机”的依恋,任何一个读者回头看都能明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这只是我阅读一遍后的感受,翻译者在书前的序言中作了很多解读,我是一个坚持先读书后读序的固执的读者,目的是担心在阅读中被别人的解读左右,回头看序,作序者对小说的鉴赏全面而不紊。我庆幸我的读书习惯,作家对小说的接受,应该是一个小说家与小说的切磋,我只在乎我的觉悟。■

昆曲的前世今生

文/吴新雷

作家杨守松近几年为昆曲艺术的传扬走南闯北。凡是有昆曲生命力的地方,他都花了本钱去听曲看戏,不仅在各大昆剧院团门庭之下,跟演艺明星结交,而且还寻找各种各样的昆曲文化人,上至南北昆曲界的名流巨擘,下至角角落落的“昆虫”(昆曲迷的戏称)小辈。

他视野开阔,虽立足于昆山,却是全方位写出了全国的昆事;追本溯源,既回顾了昆曲的历史情况,也勾画了南北昆曲活泼的命脉,把昆曲的前世和今生都写活了。

《大美昆曲》分上中下三篇:《古与今》《人与戏》与《缘与源》。历史方面从昆曲发源于元末昆山地区谈起,既说到康乾盛世昆曲的辉煌,也讲到晚清昆曲的败落;既说到《十五贯》一出戏救活昆曲,也讲到十年浩劫中昆曲人受到的屈辱。现实方面从经历沉浮说到昆剧院团的再现辉煌,既描写画演艺明星走红的光彩,也摹写曲友“昆虫”的痴迷百态。书中洋溢着昆曲人的昆曲情,作者写他们历经各种坎坷曲折,随着昆曲的盛衰忽起忽落,他们有荣耀,却也备受煎熬。他们情系昆曲,不离不弃。作者采访了众多的演唱名家,生旦净末丑,样样都有,书中写到了活关公侯少奎,活明皇蔡正仁,又写到了旦角祭酒张继青,中生魁首汪世瑜,还有杨凤一、魏春荣、王芳、柯军、张军、黎安、沈昀丽、李鸿良、顾卫英、俞玖林、沈丰英,以及湘昆的罗艳、雷玲,永昆的刘文华、由腾腾等等。

悄然到来的商品经济大潮,让昆曲人经历了空前的一次洗牌,改行的、出国的、嫁老外的……“原本一架正常的机器被拆散了,不少零件从此就消失了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为了不让传统文化失传,需要有一些人甘于清贫。以江苏省昆为例,以前演员比观众多,现在一年要演几百上千场!他们欣喜地发现,观众群发生了微妙而令人欣喜的变化,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年轻人多了,文化层次高的多了,外国人多了,年老的少了。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向全世界媒体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评定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声

找寻生活之美

有一天,妈妈从单位带来了一份《现代快报》,说里面有文章让我看看,我一看是《行者》,不知为什么就被吸引了,后来每一期都看。

我最喜欢的栏目是:世态万象。记得有一篇是《书店会员卡》,写的就是我学习生活的地方龙江小区,读起来倍感亲切。

我们学生平时接触社会的时间太少,《行者》就给了我们一个能通过作者的文字了解这大千社会和人情世故的平台。

每当读到有哲理的句子,我都会恍然大悟似的,然后引发一



《大美昆曲》
杨守松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系列作”,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昆曲的艺术价值得到了世界公认。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为此制定了“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的八字方针。

昆曲的发展历来离不开大批文化人的参与和支撑。昆曲申报“非遗”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安葵和王路等文弱书生立下的功绩。还有许多曲社里的曲友,他们是昆曲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的体现者,默默地为昆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无私的奉献。香港的学者古兆申就是突出的代表,他是《公孙子都》的最早作者,又是青春版《牡丹亭》最初的推手。再如白先勇,他是旅美著名的华文作家,自己谦称为昆曲的义工,实际上是昆曲推手中的能人。他不是企业家,没有资金,却筹集2000万元,接济和保证了《牡丹亭》的成功排演。他使“昆曲年轻化”,“从演员到舞美等,整个审美都要年轻化。本子要年轻化,演员要年轻化,观众也要年轻化,只有这样,昆曲才有希望,才有生命力。”

使人眼前一亮的,作者在书中特辟《遇见小人物》一章,描述小人物也能做昆曲的推手。有一个人叫沈伟,在苏州阊门外办起了“山塘街昆曲馆”;还有一个人叫吕成芳,在苏州平江路伏羲茶馆挂了“品茶听琴赏昆曲”的招牌。他们满怀激情,都热心为昆曲做推广普及工作,令人敬佩不已。■

系列的感悟;当读到描写细腻段落,我总要揣摩作者的手法以及情感,然后工整地将它们摘录下来;当读到好书推荐类的文章时,我总会被作者介绍的书中情节吸引,然后记下书名,计划着什么时候去书店看或买来看。

我认为学生在《行者》中大概能有这几种收获:学习作者思想立意,提高阅读能力,积累珍词佳句,了解世间百态等等。

“行者”,不仅是那些真正背着旅行包走在旅途上的人,也是那些行走在精神之路上的找寻生活之美的人们。

——二十九中高一学生 丁汝磊